

三星堆、金沙遗址发现之谜

岳南◎著

天赐王国

中国文化史探秘丛书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


神秘奇特的青铜怪物横空出世

是人还是兽，是鬼还是妖

是天外来客，还是众神下凡

一切奥秘玄机都暗伏在金色的土堆之下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三星堆、金沙遗址发现之谜

岳南◎著

天赐王国

中国文化史探秘丛书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赐王国：三星堆、金沙遗址发现之谜 / 岳南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5

(中国文化史探秘丛书)

ISBN 7-80187-255-X

I. 天… II. 岳…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1007 号

天赐王国——三星堆、金沙遗址发现之谜

著 者：岳 南

责任编辑：张民捷

封面设计：贺玉婷

责任印刷：黄厚清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阜成门外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100037

总编室电话：0086-10-68995424

传真：0086-10-68326679

发行部电话：0086-10-68995968

传真：0086-10-68998733

中文网址：www.nwp.com.cn

英文网址：www.newworld-press.com

电子信箱：newpcn@public.bta.net.cn

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0086-10-68996306

印 刷：北京振华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335 千字

印 张：12.75

印 数：1-10000 册

版 次：2004 年 5 月第 1 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187-255-X/G · 104

定 价：22.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青铜大立人像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



青铜神树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



青铜龙柱形器



青铜兽面



青铜兽面具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



青铜纵目面具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



戴金面罩的青铜人像



金面青铜人头像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



修复前的青铜头像



修复后的青铜头像

金面罩
(金沙遗址出土)



金箔太阳神鸟
(金沙遗址出土)



金杖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



金箔虎



青铜大鸟头
(二号祭祀坑出土)



青铜大象头冠人像



三星堆出土的樽



玉琮
(金沙遗址出土)



玉璋



玉琮



玉圭



玉剑



玉刀

历史的影像

邹衡

去年岁末的一个下午，岳南先生冒着凛冽的寒风，从亚运村来到北京大学后我的寓所，将他的新著《天赐王国——三星堆、金沙遗址发现之谜》书稿示余，并请为其书序。我当时虽有些含糊地答应下来，但还是告之待看完全部书稿后再作最后定夺。岳南走后，我用了三四天的时间翻完了这部洋洋三十余万言的纪实文学作品，觉得有话要说，也有话可说。于是决定写出下面几段文字，与大家共享这部作品所展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以及带给我们的香甜与酸涩。

我真正接触和了解三星堆文化，是在1996年遗址内两个著名的祭祀坑发现发掘之后。由于这两个坑出土文物的特殊性与重要性，当时在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引起了极大震动。此后不久，四川有关方面在广汉召开了一个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我有幸被邀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之后几年中，又受四川省文物考古部门之邀，前往三星堆发掘工地和博物馆参观考察过几次，对遗址与出土文物的面貌、性质以及发生发展的源流等等，有了进一步了解。围绕这个文化主题，我也曾做过一点专门的研究。岳南先生在这部书稿中所涉及的一些人与事，特别是对三星堆遗址历史源流与文化方面的描述，我不但不感到陌生，而且应该说比较熟悉，并有些亲近感与亲切感。正是由于这部作品活灵活现的描述，引发了我的思绪再次向三星堆和曾在那里工作过的朋友们飞去。





记得在1997年那个炎热的夏天，我曾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写的名著《三星堆·祭祀坑》写了一篇简短的序文。这篇序文和1986年在广汉召开的那次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基本上代表了我的观点和心声。我曾这样说过：

根据三星堆这个地方所出的陶器、陶片来看，它们的最早期肯定已经到了相当于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时期，至少可以到龙山文化的晚期，因为有些陶片同中原龙山文化陶器口沿上的作风完全一样。从现场观察和从图上看来，三星堆遗址很有可能是一个古城遗址。它的规模比之于在中原发现的其他商城也毫不逊色，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是值得特别重视的。如果三星堆真的是个城址，首先碰到的就是时代问题，讲到时代就同遗址的文化期有关系。所以，文化分期是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前一个时期，以四川学术界为首的众多学者把三星堆文化分为四期是可以的，但是否还可以再细分或合并呢？我就不敢说了。谈分期一般总是以地层为依据，而地层又是不能与分期画等号的。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要有一个较长时间的实践与研究才能够下最后结论。如果不把分期的问题解决，那么，关于其学术价值等一系列的问题就不好定下来，例如城址的问题、遗址的性质问题、祭祀坑的问题以及铜器问题等等，都不好解决。

三星堆遗址的绝对年代究竟为公元前多少年？这是个说不准的事情。但是，在这一个地方发现就证明有它的延续性。所以，这个遗址的发现、发掘对于探讨这一个地方的文明起源，或者国家起源等问题，都是很重要的。我曾对四川考古界的朋友们说过，只能从三星堆遗址这个地方来考虑，不必更多地同中原去联系。就是说，我们已经发现了很重要的遗址，工作就从解剖这个遗址开始。我看了几次之后，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可能性，而这一问题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自然是很重要的。从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可以追溯巴文化、蜀文化的起源，探索它是怎么形成和发展的。从全国来讲，这么大的一个

城址的发现是相当重要的，在中国考古学领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决不可轻视。

此前，有几位四川的考古学者曾跟我说，要在成都平原上寻找古蜀国的文化中心。现在从三星堆、月亮湾两处遗址看，规模大、内容丰富，其重要性是之前有人看好的十二桥遗址所不能比拟的，当然十二桥遗址也相当重要。如果两者属同时期，那文化中心就应该是三星堆、月亮湾，而十二桥就不是中心，但它们可以是同属于一个文化范畴。如果两者属不同时期，那就是同一文化的早晚两个中心，即早的是三星堆、月亮湾，晚的是十二桥。后来著名的金沙遗址发现了，我的这个推断被证实基本正确。

至于从三星堆和后来金沙遗址的发现引发的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新一轮讨论风潮，我还是坚持黄河流域中心论的思想。现在尽管全国各地都发现有相当于夏商时期的文化，但差不多都受到中原地区的强烈影响，三星堆和金沙文化也不例外。当然，中原的古代文化也受到各地方文化的影响。因而，各地方的古代文化，包括三星堆和金沙文化在内，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构成都起过积极作用。但最早的中国古代文明应该有一个大的主体和中心。这个中心，我认为就是黄河流域的夏商文明。

当然，三星堆遗址的两座商代祭祀坑的首次面世，可以说是四川省乃至整个中国西南地区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所以说如此重要，是因为这两座祭祀坑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它的周围还分布有约12平方公里的同时期遗址。现经查明，在此遗址之上还包围有边长约1800~2000米左右的城墙，祭祀坑就在城内靠南偏西的部位。据发掘者对我说，三星堆遗址在蜀国早期都城的中心部分。我看了之后，感到城墙的规模与郑州商城不差上下。可以想见当时屹立在古代中国西南方的蜀国是何等气派。大家知道，关于早期蜀国的历史，文献记载极其简略，或者仅是神话传说而已。早期蜀国历史的重建，当然离



不开考古学。此发现给四川省的考古工作开拓了广阔的前景，在新中国考古事业中也立下了耀眼的丰碑。而随着两座祭祀坑发掘报告和相应的一些研究成果的发表，将揭开早期蜀国历史研究的序幕。这一丰硕成果的公诸于世，是值得学术界为之共同庆贺的。

以上就是我对三星堆遗址及两个大型祭祀坑发现、发掘之后，就文化分期和文化性质等问题发表的一点看法。尽管有些观点没有做出一个铁板钉钉的结论，但由于考古材料的限制，话也只能说到这个份上了。

岳南在他作品的首章就提到的金沙遗址，发现较晚，我也曾去参观考察过几次。就这个遗址的文化性质论，我想作为三星堆的传承是问题不大的，至少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金沙的考古发掘可以说才刚刚开始，要做的工作很多，需要解开的谜团更多，这要靠学术界的共同努力才能有望获得更大的成果。

望着案头上这部描写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的考古纪实文学作品，不由得使我想起了老一辈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的一部书和他说过话。那是抗战后期的1944年，当时尚年轻的考古学家夏鼐参加了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三家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对甘肃一带做了两年的考古调查。后来，已成为新中国考古学巨擘的夏先生根据在甘肃地区实际考察的日记等材料，写了一部《敦煌考古漫记》的书。作为一位学贯中西的考古学大师，夏先生对这部通俗性的“另类”作品，专门在序言中这样解说道：“考古工作的目的，是想复原古代人类的生活状况。但是我们自己的考古生涯，尤其是在这一种情况下的考古生涯，不也是后世想要知道的事么？不也是同样地具有历史的价值吗？将来中国考古学发达后，以更精密的方法和更宏大的规模来做这些工作，必定有更丰富的收获。我们这次筚路蓝缕的工作，所收获的一些古物，数量上仅是沧海一粟，质量上也成为不足轻重的普通品。倒是我们留下来的这些充满人间味的工



作情况的记载,成为较稀有的东西,或许更可珍贵呢!至于考古方面的通俗叙述,也是我的一种尝试。我们知道那些费了很大精力所写成的专门性考古报告,它们的命运常常是安放在图书馆书库中和极少数的学者的书室内,仅供专家的偶尔取阅。当那些专家偶尔由书架上取下考古报告来查阅时,也像对付从地下新发掘出来的古物一般,须先行拂去书皮上的尘土和蜘蛛网,翻了几下之后,仍放回书架上。这些巨著又在书架上度过它们漫漫悠长的空闲岁月。它们能够这样的偶尔被查阅,便算是尽了它们的功能。”对于这种颇为现实的情况,夏先生进一步解释说:我“这本《漫记》把许多耳闻目见的琐事,也都记进去,并不只限于考古方面。便是涉及发现遗址的情形及考古方面的收获,也力求通俗,不是专门研究考古学的读者,也可以感到兴趣。至于欲做专门研究的学者,则另有《甘肃考古报告》一书在写作中,可以供他们参考。不过那种枯燥的报告,便是专门学者,也没有几个人能从头到尾地看过一遍。”

夏先生作为我的前辈和授业的恩师,在这里说的可谓是大实话,不但显露了他非凡的眼光和见地,也道出了我和考古界同行们的心声。作为考古学教授或一名田野考古工作者,常常考虑和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做到不仅仅用我们手中的锄头将“沉入或淹没于土壤之下,曾在流动的历史长河中闪烁过奇光异彩的古代文化遗存”发掘出来并使之重见天日,公诸于世。而且是如何进一步把我们发现的这些文物事迹和研究成果,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精神力量,以发挥它能够鼓舞和激励现代人类的最大时代效应和社会功能。现在,从岳南新著的这部纪实文学作品以及此前创作的同类作品中,我感到已经找到了知音和盟军,并看到了实现以上远大理想的曙光。就考古发现和发掘的宣示与流传而言,可以说纪实文学当是一个很好的传导形式,从事精神文化建设的文学家和记者朋友们在这块天地里也将大有作为。可以说,摆在我案头的《天赐王国——三星堆、金沙遗址发现



之谜》这部纪实文学作品，就是岳南先生在这块丰沃的园地里辛勤耕耘和为民所急、所需，且是在考古学界甚至是整个学术界不可或缺的最新奉献。

从这部作品的谋篇布局看，是以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考古发现发掘材料为依据，以三星堆和金沙埋藏的奇珍异宝及有关事件、人物为主轴，同时辅以古蜀国故地、黄帝子孙诞生的摇篮——岷山附近这块圣土上的历史为素地，并配以与三星堆、金沙文化相关的历史人物和文化风情，聚合而成为一个有历史关联与传承相继的文化丛体，向读者展现出一幅卷帙浩繁、视野宏阔、情节曲折、意境深邃而画面优美的全景式长轴画卷。在这幅画卷中，作者极具文学功力地刻画了三星堆（月亮湾）玉器的最早发现人燕道诚父子，以及后来的董宜笃、戴谦和、葛维汉等外国学者的形象，特别是对郑德坤、冯汉骥、王家祐、林向、马继贤、王有鹏、赵殿增、救天照和年轻的陈德安、陈显丹等几代中国知识分子，为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保护所做出的贡献，饱蘸感情地给予了客观而公允的评价。与此同时，作者还以辛辣的文笔，别开生面地描绘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无事不有、无事可以生非的众生影像。这个影像在三星堆两个祭祀坑文物出土之后，表现得分外扎眼和刺目，各色人等的嘴脸和做派无不有声有色、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地表露出来，令观者无不为之扼腕浩叹。当然，作者在一路铺陈刻画各色景观和人物表演之时，也不断迸发出学术上的真知灼见，提出了很有见地的颇为独到的见解和看法。从作者笔下倾吐出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这部作品既有广泛的包容性，亦有相当的深刻度。如果把这部作品看作是三星堆遗址发现七十余年和金沙遗址发现三年来，最具体、最出色、最全面、最优秀，最具开拓性和独创精神地描述这一连串事件发生、发展、演化的纪实性文学作品，并不算过誉。甚至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是一部难得的具有科学依据、文学艺术价值的高品位的精神文化产品。读者若能细心品读，相信一定会获得